

---

Zhou Documents

---

1994

## A Brief of the Art Activity of the Big-Tail Elephant Group "大尾象" 艺术活动简述

Tan XU 徐坦

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: <https://digital.kenyon.edu/zhoudocs>

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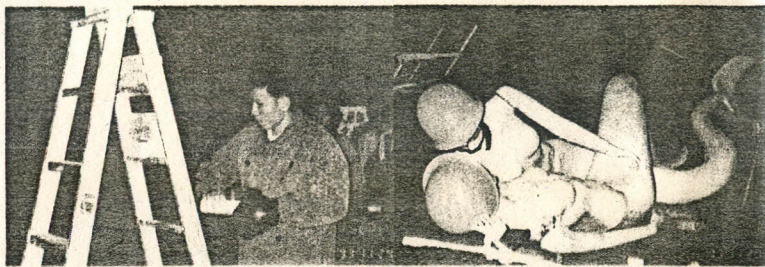
### Recommended Citation

XU 徐坦, Tan, "A Brief of the Art Activity of the Big-Tail Elephant Group "大尾象" 艺术活动简述" (1994).  
*Zhou Documents*. 350.  
<https://digital.kenyon.edu/zhoudocs/350>

This Essay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Digital Kenyon: Research, Scholarship, and Creative Exchange.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Zhou Document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Kenyon: Research, Scholarship, and Creative Exchange. For more information, please contact [noltj@kenyon.edu](mailto:noltj@kenyon.edu).



## 第三回



## “大尾象”

**作** 为广州实验艺术代表的“大尾象工作组”，在1990年首次展出和1992年的“联合艺术展览”之后，又于1993年11月24日进行了第三次“活动”。该“活动”是当晚在艺术家和留学生的夜间俱乐部——红蚂蚁餐厅的露天场地上展开的，广州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家、批评家、院校学生、外国友人和过路行人“围观”并“参与”了这次活动。

与前两次展出相比，此次活动更具综合性：从事装置艺术的3位艺术家——陈劭雄、徐坦、林一林，在延续各自基本作风的同时，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对戏剧性冲击效果的关注。陈劭雄的《五小时》（装置、行为）是他对“时间”的继续运用，由于警察的意外介入，原定的5小时只能在2小时30分的时候而结

束，但在某种意义上说，这倒有利于陈对“颠倒”——时间、身体、恐惧、观众与艺术家——的预设；徐坦以《爱的寓言》（装置）再次展开了他对生活与艺术关系问题的思考：先是租用一辆军用卡车装载其“蓝盔部队”招摇过市，然后再把“她们”置于餐厅外角落。作者对过去作品中荒诞感的经验，在最初选择场地的时候，就已经让位于（或更强调）对观众、场地和媒介的思考。作者强调说：从展览空间（封闭的房子）走到生活空间（露天酒吧）是一种转变。作品应当做在“真实生活与戏剧性之间”；林一林在一度放弃了“墙”之后，又通过纯粹“行为”（或装置的行为过程）——《100块（砖）和1000块（钱）》继续他对材料的兴趣。然而，正是钞票这个极具社会性的“材料”，妨碍了人

**前** 几年，我曾在一个座谈会上即兴发言说，新潮加学院是中国美术

粗犷、深沉的品格。她的画富于强烈的表现色彩，浓烈的色彩语言，刚硬团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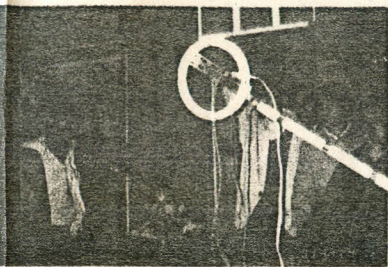
## 艺术活动简述

我们去准确无误地读懂他的作品。即便如此，我们仍然从演出过程中看到作者对形式的看法的改变，有人曾预言，作者今后的作品将变得越来越简单。

如果说“大尾象工作组”的第二回展出曾引起艺术界一致好评的话，那么这一次“活动”则显然更多地表现为一场冒险——无法控制的现场、挑逗观众所导致产生的“高潮”（林一林：撒钱）、沦为过时概念的“参与”及可能出现的电击事故（陈劭雄：换班）、恶心而非愉快（徐坦：不伦不类的“雕塑”与“垃圾”）等。多数现场参与者从“质量”上评定此次活动不及第二回展，但用徐坦的“所有人都说你不好，证明这里边的问题很严重”来作为衡量作品“质量”的标准，倒也可看出实验性艺术的某种基本追求。

她画静物，不但表现那跟随人们奋斗一生的各种陈旧的鞋等，更敏锐的发现并表现日常生活中被熟视无睹的那些“小部

□ 比隆



**有** 些人黑夜只是睡过去的，但这并不表明是真正体验了幻梦世界，有些人因为睡得很晚所以从不存在去看日出，因为他们更乐意是黑夜的闪电，大凡领袖人物、寨主、自大狂都是夜间的“顽主”。这些没有氛围的星辰，是拒绝在“明亮世界”的体验的，他们创造了人工的白天。

做为一个画家，伟光是清醒者，他从不把自己降格为“世面的人”，他拒绝绘画应有大众来评判，并一直将把他的过去和现在碾得粉碎的时代作为思考的主题，“世界”这个任何人都为之一震的大词，他是以一个线条和三种颜色来换取的，但他画在其中的，只是一个交叉的十字，一个螺旋似的蜻蜓的耳朵和一个酷似张开大嘴惊呼的难忘形象，这正是人生所应贡献于时代的最令人满意的东西，一种愤世疾俗的“否定之景”，悖论中死不瞑目的“诀别画”，即我们与所处的时代休戚相关。

事实上，他得到什么了，他一眼就在拥挤的地下车站发现了用长发避雨的露风文人，“他们都或多或少地过着一种朝不保夕的生活，处在一种反抗社会的低贱地位上”，在他们的梦里，上岸的鲸鱼，盘旋的仙鹤，那些空中舞蹈的哲学家、诗人和宗教狂压根就是画家的同志。

他在每幅画中，不断紧张地

群是不能忍受的，即表明在某种意义上不由“公众”来评判，但情感，即人民他的“世界”最夫卡的身上接近的人格，他活着的时候应该用一只

## 形而上的空中舞蹈

— 画家申伟光印象

□ 王建凯

在自隐中的了人们所能断有人去敲从那儿走开多的时候，